

佐佐木让

Jo Sasaki

太平洋战争三部曲·第一部

エトロフ発緊急電

急電：北方四島の呼叫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急电：北方四岛的呼叫

(日) 佐佐木让 著
张文颖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急电: 北方四岛的呼叫 / (日) 佐佐木让著; 张文颖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133 - 0473 - 3

I. ①急… II. ①佐…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9476 号

ETOROFU HATSU KINKYUDEN by SASAKI JOH

© 1989 SASAKI JOH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急电: 北方四岛的呼叫

(日) 佐佐木让 著; 张文颖 译

策划统筹: 褚盟
责任编辑: 武晓宇
责任印制: 韦舰
封面设计: 九一
封面插画: 剪刀手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910 × 1230 1/32

印张: 15.625

字数: 270千字

版次: 2012年1月第一版 2012年1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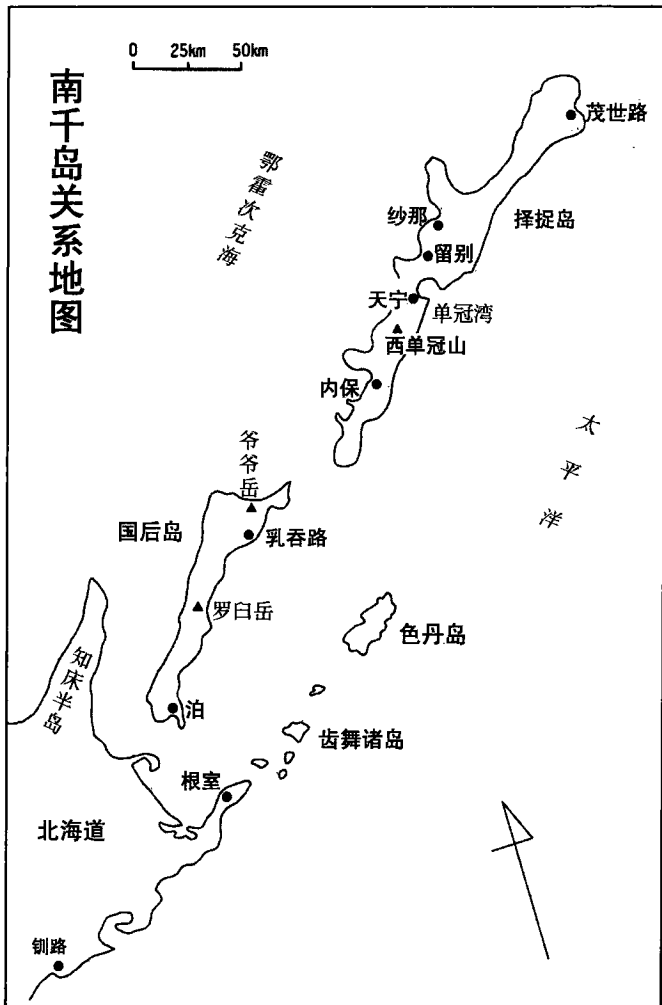
书号: ISBN 978 - 7 - 5133 - 0473 - 3

定价: 32.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南千岛关系地图

0 25km 50km



前言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海军机动部队发动三百多架战机，偷袭了驻守在夏威夷欧胡岛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基地。

尽管这是一次以六艘航空母舰为主体的大型舰队所执行的作战任务，因得益于之前缜密的保密工作，这次大胆的偷袭，看似大获成功。那个星期天的早晨，夏威夷美国陆海军被趁虚而入，遭到日本海军猛烈攻击，包括三艘主力舰在内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遭受重创。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海军主要攻击目标——两艘航空母舰在偷袭时，碰巧正在外海执行其他任务，从而躲过一劫，毫无损伤。

围绕偷袭珍珠港，战后有许多资料被公开，关于偷袭前日美双方谍报战的内幕被一点点地揭开了。根据资料显示，美军乃至美国政府的一些高层人士其实早已经相当准确地预测到了日本海军即将偷袭珍珠港。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得到了

有关日本计划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也有资料显示，美国在受到攻击前其实已经获悉了一些日本即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然而，这些情报或是不被重视或是被故意忽视，最终没能传达到相关部门的手里，最终导致日本海军偷袭成功。

当时，美国方面所实施的情报收集工作，以代号为“魔术”和“超级”的两个暗号解读作战最有名，然而，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被称为“懒汉”行动的一连串谍报工作，其实其重要性不亚于前两个。

根据公开的“懒汉”行动相关材料，早在日美开战前，美国海军情报部就已经在日本国内建立了一个由多人组成的谍报网。这个谍报网，在德国驻日记者佐尔格的苏联红军谍报网遭到破坏没多久，也几乎被彻底瓦解，但对美国海军而言，在收集情报方面功不可没。尤其是以代号为“狐狸”所发出的暗电，更是十分精准地捕获到了日本海军企图偷袭珍珠港的计划。

“狐狸”所发出的最后一封暗电，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发自择捉岛单冠湾。在这封电报中，“狐狸”不仅清楚地报告了二十二日以来集结于单冠湾的日本海军机动部队出击的情报，同时也预测了其目的地。

——作者

序章

一九三八年十月 西班牙

溪谷东岸的斜坡上，传来了低缓轻柔的口琴声。对于林肯大队分队的雇佣军士兵来说，这是他们早已听惯了的旋律。那是首苏格兰古老民谣。其旋律宛如掠过牧草地的微风般，夹带着浓浓的湿气。勾起所有聆听者的思乡之情，令人无限感伤。小分队的义勇军士兵们都不约而同地沉默不语，与强烈的乡愁做着抗争。从士兵们所处的瓦砾堆这个位置，隔着山谷，可以眺望到远方佛朗哥军队的阵地。

与山谷相反，从街道方向传来了撤退部队军靴的声音。那是国际义勇军第十五旅团下属的麦肯齐帕诺大队的士兵。从他们的脚步声当中，丝毫感受不到昔日义勇军行军时的轻盈和活力。感觉就像脚负了伤一样，步履沉重。街道前方匹克沙山的斜坡，正被夕阳的余晖染成一片金黄。

这里是一九三八年十月初，厄波罗河流域的加泰隆尼亚山区。此刻支配整个山区的是，经历过一场大战之后，那短暂的和平时光。夕阳西下的黄昏，显得格外寂静。这一天，佛朗哥军队这边同样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大动作，而国际义勇军已经决定撤出西班牙，现在正有序地撤离前线。

“肯尼。”一名义勇军士兵低声叫着依靠在瓦砾堆上的男子的名字。

那名叫肯尼的义勇军士兵听见呼唤，转过身来，一眼便可以看出这是个亚洲人，在军帽下可以看见露出来的黑头发，他的眼窝凹陷，那蒙古人种特有的高颧骨，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肌肤被灼热的阳光晒得通红，阴沉的眼神，给人难以接近的印象。

五名白人义勇军士兵屈膝弯腰围拢在这名东方人周围，其中一名年长的士兵，表情凝重地说道：

“就这么决定，我同意。”

那名亚洲人好像在确认什么似的，一一窥视着每个白人士兵的眼睛。有人点点头，有人回答“yes”，也有人一边不太自信地点头一边故意避开东方人的眼睛。

确认过大家的意见后，亚洲人伸出拳头，在他的手中握着几根稻草。

“抽吧！”亚洲人说，“就由抽到长稻草的人来处决那个家伙。”

年长的士兵踌躇不决地抽出一根稻草后，长吁了一口气。稻草长约五厘米。他拿起稻草给同伴们看过后，轻轻地丢在自己的脚下。

第二名士兵也一言不发地抽了一根稻草。

“没中。”

士兵表情僵硬地笑了笑。

第三名士兵抽过后，紧接着第四名也跟着抽了。二人知道了稻草的长度后，原来紧绷的情绪一下子得以释放，随即就把稻草丢在地上。

亚洲人手中的稻草只剩下两根了，他把手伸向身子正往后退缩的年轻士兵面前。

那位年轻士兵是来自底特律分队中最年轻的队员，十八岁。他畏畏缩缩地伸出手，迟疑了几秒钟，最后终于抽出一根稻草。抽出来的那一瞬间，他紧绷的脸一下子松弛了下来。

“决定了。”亚洲人手紧握着最后一根稻草，站起身说道，“那就由我来吧。”

亚洲人将步枪挂在肩上，抛下那五个白人士兵，独自一人径直朝仓库方向走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口琴吹奏的曲子已经换成别的苏格兰民谣了。

在斜坡上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有一间快塌的仓库。仓库西侧的石墙由于一星期前的炮击，已经完全被毁坏了。这里是先前分队驻军的场所，吹着口琴的士兵就坐在那被炸毁的石墙后面的弹药箱上面，腋下还夹着一把短枪。他留着一头金色短发，是个白人，年龄在二十五岁左右。

亚洲人靠近白人士兵并迅速卸下了他的短枪，夹在自己的腋下。白人士兵放下口琴，好像受到惊吓似的身体往后退了好几步。亚洲人紧挨着白人士兵靠右侧坐了下来，把腿很自然地贴在地上。白人士兵被夹在亚洲人和瓦砾之间，不能动弹。

白人士兵的眼神处于游离状，不停地环顾四周，神色不定。也许是在期待着有人能救自己。可是，他所处的方位看不到任何一位正在撤退的士兵。而分队的伙伴们此刻都躲在仓库的阴凉处休息呢。

过了很长时间，白人先打破了沉默：

“无论如何都要处置我吗？”

亚洲人点点头。

“你早已猜到会有今天了吧。”

亚洲人压低声音说。他的右手已经插进了军装里面。

“为什么？”金发白人士兵声音嘶哑地问道，“为什么选择今天，选择这个日子？”

“因为撤退开始了嘛。”

“为什么要等到撤退？”

“大家都期待着你能战死，那样的话，就不用我们亲自动手了，谁都不愿意接这个差事。”

“就不再给我机会申诉了吗？”

“那些家伙不也是没得到申诉机会，就被枪决了吗？”

白人士兵盯着口琴看了好一会儿，一边用胸口的军服擦拭着口琴一边说：

“并非全都跟我有关。”白人士兵语气虚弱，而且从言语间能感觉到底气不足。

亚洲人没有任何反应。不露声色地盯着白人士兵。

白人士兵继续说：

“托米才是真正的叛徒。他跟法西斯分子通风报信！”

亚洲人仍保持沉默，紧盯着白人士兵。好像在说，有什么想说的赶紧说吧。

白人士兵带着卑躬屈膝般的微笑，又开口说道：

“鲍勃明明知道托米私通法西斯分子这件事，却一直保持沉默，结果造成共和国军陷入危机。”

白人士兵说到一半停了下来。

“继续说下去。”亚洲人说。

“告发乔伊的不是我！”

“你是共产党员，你有能力洗刷乔伊的反革命罪名。”

“如果我那样做的话，连我都有可能被当做法西斯间谍了。”

“难道就算乔伊被枪决，你也无动于衷吗？”

“他被人怀疑，也是有根有据的。”

“你最清楚他是清白的。”

“因为当时正处于战争最惨烈的时候，难免有些差错。”

亚洲人摇摇头，平静地说道：

“鲍勃、乔伊、安迪都是为了对抗法西斯才来到这里。他们抛家舍业，与恋人分别，可是最后竟然被自己最信任的同志出卖，被安德烈·马尔蒂的行刑队拖出枪毙，他们死不瞑目啊！”

“革命由于那些人的背叛而停滞且出现了堕落分子，不管是在战线的哪一侧其实这些堕落分子的所作所为都是对革命的背叛。”

“闭嘴！”亚洲人终于表露出了可以称之为感情的东西。他强压怒火，用异常尖锐的口吻说：

“现在我不想跟你谈什么革命大义、共和国理想，那些都是臭狗屎！他们是我的战友，曾与我并肩作战，我绝不能饶了那些杀害我战友的家伙。”

“你打算对我处以私刑吗？”

“我要杀了你。”

“无论如何都不能原谅我吗？”

“不能。”

“肯尼。”白人士兵吁了一口气摇摇头说道，“我知道你说到做

到。”

“没错，我不能不管我的战友，杀害我战友的人，我绝不会放过他的。”肯尼这样说道，“我们是最后离开战场的人，你被谁所杀，是不会有知道的。”

话还没说完，亚洲人便一刀刺进了白人士兵的胸口。白人士兵还没来得及叫出声便断了气。口琴掉到了干燥的地上，滚了好几圈。

亚洲人拾起口琴，又回到了小分队里。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开口讲话。大家都保持沉默，互相避开对方的眼神，或是看着河谷对岸，或是望着对面的街道。

亚洲人离开了分队士兵，一个人坐在瓦砾上，吹起了口琴。刚开始时，他所吹出的是混浊刺耳的声音，士兵们纷纷转头看着他。亚洲人不以为然地开始吹起一首曲子。那是刚才那个白人士兵吹的曲子，是绿色国度苏格兰的民谣。口琴的旋律犹如镇魂曲般，带着哀伤凄婉的韵律飘散在黄昏下的加泰隆尼亚山脉里。

当亚洲人吹完这首曲子时，分队中最年轻的那名白人士兵开口问道：

“肯尼，刚才的签你是不是做手脚了？”

亚洲人没有回答，将口琴放入行囊，留给那个士兵的只有背影。

第一部

一月 广岛

那个巨大的铁制建筑物一动不动地漂浮在濑户内海平静的海面上。从远处望去给人的感觉既像是小岛又像是神殿的遗迹。靠近后发现它更像是由无数大大小小的筒子、柱子和塔等组合成的一个巨大的工业设施。虽然外表让人觉得不太舒服，但那只是从女性的角度来说的，对于男性来讲它是让男子们痴狂的一艘全身披挂铠甲，能装载三千水兵和数千吨弹药的战舰。

战舰全身都被涂成灰色，它那高耸的船身以及各式各样的武器装备给人格外复杂而又深沉的外观印象。船的下身相当宽大，能排挤掉大量的海水，并且还能很好地支撑住船上的钢铁机械以及设备。

在它的前甲板有两座炮塔，高低有序地排列在一起。相同规格的炮塔在后甲板还有两座。

泛着乌黑光泽的炮身带有一定角度向上仰着。在船身左右两侧许多高射炮和机关枪正对着天空。

从船头抬头往上看，船身的形状就好像是一位身穿铠甲的巨人正笔直地矗立在那里。从挂在船身后部旗杆上的大将旗可以判断出这艘战舰是旗舰。

时间是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一月上旬，地点是濑户内海广岛湾帝国海军联合舰队的锚地——柱岛。

这天早上巨型战舰上方的天空看起来格外湛蓝。然而冰冷的空气充斥着四周，令人不寒而栗。甚至将整艘战舰的墙壁和甲板都冻结在一起。在遥远的高空，能够看到宛若经过画笔渲染般薄薄的层云。层云的流动仿佛映照着来自大陆寒流远去的方向。

上午九点，在巨大战舰的通道里，一位身材高大的海军军官弓着背走了过来，他是大贯诚志郎中佐，他的军装上披挂着参谋肩章。

大贯中佐正朝着位于船尾的作战指挥室走去。就在不久前他被告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要他来作战指挥室。

令大贯中佐不解的是，他被传唤前往的地点并不是位于船尾的司令官室，而是作战指挥室。不过，据同事们说，司令官在思考一些事情的时候，总是会登上甲板。于是大贯推测司令官一定是有什麼重大决定或命令要传达给自己吧。

在十分狭窄的过道里，各种管道交织在一起，时不时地会看到用红字写的“注意头顶”、“小心蒸汽”之类的警示标语。不只如此，有些船舱的地板和天花板甚至整个突出来一大块。所以，大贯在行走时，不得不猫着腰，同时还要小心地面。爬上被鞋子踩得咯吱咯吱响的楼梯，径直来到了作战室门前。这间作战室位于甲板内部的副炮预备指挥所，其位置正好坐落在海图室的上方。

大贯敲了敲门，从里面传来了短促的声音：“请进！”于是，大贯扭动了一下门把手，钻进了那个狭小的房间。这间作战指挥室的摆设相当简单，屋子正中间有一张和地面连为一体的桌子，靠墙处开着一扇小窗，屋顶很低，墙壁上的管道都裸露在外，让人感受到强烈的拘束感和压抑感，另外，整个房间里弥漫着淡淡的油漆味。

司令官背着手站在桌子后面，面对着墙壁。虽然大贯来到了桌子近前，但司令官的视线还是集中在墙壁上的太平洋地图上。

大贯凝视了司令官的侧脸好一会儿。司令官虽身材略显矮小，但英姿挺拔，显得十分有威严。不论是厚实的下颌，还是紧闭的嘴唇，以及炯炯有神的双眸都显示出他是个意志十分坚定的人。同时，从他那结实的身躯中所散发出来的气质，也可以判断出他是个精力充沛，内心世界十分丰富，不管遭遇到什么样的境遇都会全身心投入其中的人——他，就是山本五十六大将。

山本终于转过头来看着大贯，从他的眼神中，隐约透露出了疲惫的神色。大贯不由得猜想，长官昨晚是否睡得不好？

山本面对面地盯着大贯看了好一会儿之后，总算开口说道：

“今天你能替我飞一趟东京吗？”

“是。”大贯挺直腰杆回答，“随时听候您的吩咐！”

“我想请你去见及川大臣^①，将我的书信直接递交给他。”

大贯复述了一遍山本所说的话。

山本点点头，从桌上的档案袋里取出一封信。那是用牛皮纸做成的信封袋，封口粘贴得十分严密。

“这里面是有关对美作战的一些事情。”山本将信封放置在桌

^① 及川古志郎，日本海军大将，一九四〇年九月至一九四一年十月担任海军大臣一职。

上，边触摸着封口边说道，“经过和诸位长时间讨论之后，我昨天下了结论，决定放弃‘渐减迎击^①’的战略方针。”

“这样说来……”

“是的。我打算先发制人，直捣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大本营。”

山本再度转过头，朝墙上的地图望去。大贯也跟随着他，朝向地图看去。司令长官的目光集中在地图的中央处，也就是夏威夷群岛一带。

“原来是夏威夷啊！”大贯在心里这么想着。自赴任以来，多次听司令长官提起夏威夷这个地名。直捣黄龙，重挫夏威夷的美国海军。说起来，山本司令长官在这个月里面，曾经已有好几次向参谋们提及自己这样的想法。

当日美不得已开战之际，帝国海军在开战的第一天，必须在夏威夷歼灭美国太平洋舰队。

这个大胆的构想，彻底地颠覆了帝国海军长期以来所设定的日美作战计划。在那之前，海军对美国所采取的基本战略是“渐减迎击作战”，即开战后，首先攻击菲律宾、关岛，借此削弱美国海军的势力，同时将美国海军主力部队尽早引诱到日本近海，用舰队决战的方式一决雌雄。至于与美国主力舰队的决战地点，则是设定在小笠原群岛以西。

针对这个构想，山本长官断言，倘若今后日美开战的话，其作战形式绝不可能像日俄战争那样，以舰队决战的方式来分出高下。至于以战舰为舰队主力，用巨炮互相轰击的战斗形式，那就更不用说了。他的主要观点是，不久的将来，飞机及航空母舰将会成为战

^①“渐减迎击”，透过层层消耗减损美军舰队实力，最后再加以舰队决战的战略。

争的主力，将庞大的战舰并列成一排，迎击敌方舰队的作战构想，根本就是时代错误，也是注定失败的论调。

长久以来，山本长官一直都为日美之间关系的恶化而忧心不已。前年日德意三国缔结为同盟时，他曾经批评这是“疯狂的举动”。在海军提督当中，他是反对最为激烈的一人。留学于哈佛大学、在华盛顿担任过军官的他，曾经毫无顾忌地放话说：“企图发动日美战争，根本就是有勇无谋，十分莽撞的念头。”大贯曾经多次从同事口中听到过山本长官的这番言论。有一次，山本这样说道：

“光看得州的油田与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就可以知道日本在近代战争中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

然而，山本认为，即便如此，倘若日美之间终须一战的话，日本要战胜对方的唯一方法，就只有在初战时彻底地击溃美国海军，然后，让美国海军至少在接下来的半年间，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用航空母舰部队打击位于夏威夷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这一构想就是从这里导出来的。

“太大胆了，这根本就是场危险的赌博嘛！”虽然参谋们议论纷纷，但他们也并不认为这是个全然荒唐无稽的计划。只是，身为日本海军当中见识首屈一指的提督，山本长官竟然想不出除此之外更好的方法，这倒是让大贯感到十分意外。

山本长官望着地图说道：“那些愚蠢的家伙们都说，海军只要有我山本在，对美国的战争就完全不足为惧，真是让人不愉快的论调！倘若日美一旦开战，我们真正的目标，既非关岛，也不是菲律宾，当然更不是夏威夷或旧金山，而是华盛顿。登陆美国的西海岸，横越沙漠，跨过落基山脉，跋山涉水到达华盛顿之后，我想才能谈讲和吧！那些家伙到底明不明白这一点？在他们心里，真的做好心